

说明：原省宣传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给周忠民的回信，对于周忠民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不同意的。宗明兰的信是背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写的。

宗明兰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给 周忠民的回信的送审稿

周忠民同志：

信转给省委领导了。他们十分关心你跟春泽同志，主要是耽心你们在悲痛之际作出不慎重的事情来。

关于你对《告人民书》的看法，我们省宣传组有个青年叶（业）余学习小组（过去你们寄给我的那些材料我总是交他们讨论一番，从中吸取营养，增长斗争知识），他们和你有同样的心情，但又和你有点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些主观，不过感情还是站在你一边的，我把它寄给你作分析参考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肩上的担子突然加重了几百斤！再也不能大树底下好乘凉了，而是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学会独立思考 and 战斗了！所以，我觉得你给我们省宣传组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啊，第一，我们得学懂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教导，拿起和走资派斗争的武器；第二，我们得研究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密切注视那些必然跳出来的阴谋家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第三，我们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斗争的物质条件——阶级、军队的觉悟，是决定胜负的根本条件——而我们太好单枪匹马的战斗了，过去还可以，将来就不适应了，怎么在斗争中把群众的多数争取过来呢？需要学习。又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跟修正主义斗争的方式：

（1）有怀疑，看不准，先不理采（睬）它，看他怎样；

(2) 看准了，揭露它，使其暴露原型（形），搞臭它；

(3) 等待恶果成熟，一举夺取斗争的胜利——这一条要有最

大的革命毅力，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恩格斯说：“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经验。”我记得列宁也批评过那种急躁冒进，不顾（顾）现实条件，幻想轻率地拿掉障碍物的作法，并指出它会把党毁灭了，列宁也对那些不懂策略的革命家说过：“熊的帮忙是比敌人还危险的”（这是一个外国的寓言故事，说熊跟隐士是好朋友，隐士头上一个苍蝇，熊想帮他赶掉，拿了一块大石头扔去，把隐士打死了）。所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睁大眼睛观察风云，看资产阶级的阴云究竟会从那里出现，以应付（付）突然出现的事变，不至于象苏联那样：贝利亚突然成了国际间谍了，大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突然以能力、经验不胜任而辞职了，大家又不知所措，忠于列宁主义的莫洛托夫（托）夫等人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了，大家更不知所措了，最后一声闷雷大震——震醒了一些人，无产阶级的领袖，千百万人敬仰、跟随、爱戴的人突然被打成了“雷（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了，怎么回事，得说清楚——来不及了，不是遭到开除出党，就是被撤职罢官，或者关进精神病院（监狱），罪名就是“斯大林分子”。从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当无产阶级的领袖在去逝（世）的时候，是会在他的身边建立起一个忠于他的事业的班子的，但如果这些留下来的领袖们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警）惕，就会使少数的、躲在后边的阴谋分子钻空子夺取

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现在就是要密切注视这种危险性的出现。我们和苏联不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对修正主义危险都有了警惕，但我们也有和苏联一样的东西——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内走资派的存在。苏联的教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重的，就是勃勒（列）日涅夫“回到列宁同志立场来”的口号，把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采取的克服眼前困难的，向资产阶级退一步的妥协策略、方针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了，许多人还以为向列宁走近，理论上的无知是修正主义最得利（力）的俘虏，所以，现在就是要抓住理论不放，反正不管谁跳出来，总得要造与（舆）论的，总得要骗人的，磨好刀迎接白刃战吧，我们不是悲观者，但却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予（预）感到前面路上设下了资产阶级的障碍物，我们或者顺利排除——这样的可能是不断出现的；或者不小心被“炸死炸伤”——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战士总得往最坏处打算——准备牺牲，才能有无畏的战斗能力。

我相信在斗争的道路上我们攻击的目标常常会不约而同的碰到一块的，让我们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默默地磨擦好自己的武器吧。这是我目前经常想的问题，说出来和你讨论吧，如有不同想法望来信交流。

让我们共同宣誓：

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共产党员 宗明兰

九月三十日

宗明兰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

给周忠民的回信

周忠民同志：

信转给省委领导了，他们十分关心你跟春泽同志，主要是耽心你们在悲痛之际作出不慎重的事情来。

关于你对人民书的想法，我们宣传组有个青年业余学习小组，（过去你们寄给我的那些材料我总是交给他们讨论一番，从中吸取营养，增长斗争知识。这一次我把信给他们读了，）他们和你有同样的心情，但又和你有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能有些主观和过头，不过他们的感情还是站在你一边的，我把它寄给你作分析参考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后我们担子突重了几百斤！再也不能大树底下好乘凉了，而是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学会独立思考和战斗了，所以我觉得你给我们省宣传组提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一、我们得学习好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拿起和走资派斗争的武器。第二、我们得研究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密切注视那些必然要跳出来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第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思想。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斗争的物质基础，即阶级基础——是群众，路线再正确没有群众的支持还是一事勿（无）成的，所以必须学会吸引和团结广大群众，坚持在群众中宣传正确的路线——这就是路线斗争的条件，而这是我们

这些人常常忽略的一个原则问题。又比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跟修正主义斗争的方式，第一是揭露它，使其暴露原型(形)——这需要把问题看准，不能有丝毫的主观成份。第二是暂时不予理采(睬)，等待恶果自己成熟烂掉，不能急躁，而且还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恩格斯说：“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经验。”列宁也批评过那种不伊(顾)现实条件、幻想轻率地拿掉障碍物，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最大的党毁灭掉。这些教导对我们这些面临复杂斗争的人是多么亲切和准确呀！斗争意味着更加曲折和复杂，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怎么能够站住脚，搞不好会像(象)列宁批评的“熊的帮忙是比敌人还危险的”(熊和隐士是好朋友，隐士头上有个苍蝇，熊想帮他赶掉，拿了一块大石头去打苍蝇，结果把隐士给打死了)。所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睁大眼睛观察风云，看阴云会从哪乍起，以应付(付)突然事变的出现，以不至於(于)像(象)苏联党那样，贝利亚突然成了国际间谍了，大家张口结舌，弄不清怎么回事，马林科夫又突然以经验少辞职了，大家还以为是真的，莫洛托夫等忠诚的列宁战友突然成了反党集团了，大家也莫明(名)其妙，一声闷雷响起——多年敬仰的斯大林也突然成了暴君了，怎么回事？要求解释——来不及了，遭到撤职，(开)除党、进监狱，从苏联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去逝(世)的时候，在他身边会有一群忠于他的领导班子的，但如果这些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领袖们丧失了井(警)惕，就会使少数的、躲在其中的个

别阴谋家钻空子夺取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现在要注意这种危险在中国出现，我们是和苏联不一样——有了井(警)惕和觉悟，但我们也有和苏联一样的东西——阴谋家上台的社会基础——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内走资派的。从苏联变修中还有个教训值得我记(汲)取，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回到列宁同志立场来”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把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的一套向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办法，克服眼前困难的办法，退一步的办法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了，而很多人还以为是向列宁走去——缺乏理论的知识、被资产阶级钻了空子，所以，现在就是要抓住理论不放，反正不管谁跳出来，总是要造舆论，总是要骗人的，磨好刀准备迎接白刃战就是了，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予(预)感到前面的路上设着资产阶级的障碍物，前进当中可能牺牲，也可能排除障碍，所以得往最坏处打算——准备牺牲才能有无畏的战斗能力。我相信在某一天的战斗中我们攻击的目标会是一个地方的，让我们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默默地磨擦好自己的武器吧。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和你们共同讨论讨论，如有不同看法望再来信讨论。

让我们共同默誓：

：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

共产党员

宗明兰

九月三十日